



不難丁決
而難予人
得如文襄
何事不可
做

明文奇賞卷之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書

疏

脩舉屯政疏

楊一清

題爲脩舉屯政事先該戶部等衙門題爲夷情事因甘肅地方夷情重大要推大臣一員前去整理糧草修舉屯政推得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劉天和堪任節該奉欽依是劉天和陞右僉都御史着在甘肅地方專一整理糧草脩舉屯政寫勅與他欽此 命下中外臣民仰見 皇上軫念邊方攘外安內之意不勝慶幸臣

公有閑中
全議

自弘治初年出任陝西按察司官以來節蒙朝廷簡任授以風憲重職歷督理馬政茶法經畧巡撫摠制提督三邊中間屢承召用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而在陝西之日恒多東自延綏西至寧夏直抵甘肅地方皆臣所親歷切見延綏專備河套寇入有時寧夏背山面河賊難深入惟甘肅一鎮自蘭州過河所轄莊浪西寧涼州鎮番永昌山丹甘州在城五衛肅州衛古浪高臺鎮夷等千戶所共一十五衛所綿亘二千餘里南有番北有達一線之路通乎其中肅州嘉峪關之外諸種夷羌部落雜處時出剽掠四時皆當備賊自昔號爲難守而

今日事勢又有大異。昔時者亦卜刺阿爾禿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番合一。窺我莊涼。近又內犯我河洮之境。此腹心之害。昔年之所無者也。西域土魯番踵惡數世。先年止是殘破哈密一衛。後乃將沿邊一帶川邊王子莊等處地方赤斤罕東等番衛俱被蹂踐。遂敢稱兵扣關。犯我肅州。圍困我甘州鎮城。此亦昔年之所無者也。今雖乞和求貢。狂悖之情尚不可測。西海之寇。莊浪爲切近之災。而甘肅守臣相離稍遠。視以爲緩。土魯番之釁。甘肅爲門庭之患。而莊涼守將視若無干。殊不知譬之癰疽發。雖在一處而一身俱被。

其毒矣。及今不爲之處，竊恐十年之後，將無甘肅矣。無甘肅，則無洮岷。無洮岷，則無臨鞏。而隴西關右之地，其能保乎？此其利害不止係於陝西，而實中原安危之所係也。爲今之計，我旣未能奉辭討罪，以爲犁庭掃穴之圖，亦當選將練兵，以爲折衝禦侮之計。故曰：禦戎無上策，自治爲上策。所謂自治，莫先於兵食二者而已。今各該衛所行伍空虛，士卒疲敝，逃亡者月增，歲益而未能見在者，啼飢號寒而無以自存。鎮巡官員固未嘗忘憂而勢有所難，雖未敢坐視而力則有限。近日皇上已勅提督尚書王憲前去經理，仍乞天語丁寧。

令王憲親自過河巡視直抵甘州會同鎮巡官員閱視
軍馬整飭邊備逃亡之數設法勾補見在之人厚加撫
卹一切戰守之宜俱豫爲之備故曰凡事豫則立城郭
溝塹豫其固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作止圍援豫其習
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數事兼舉
定爲畫一之規庶幾以靜制動以近制遠以逸制勞戰
則必克守則不危矣此提督鎮巡之事臣不能縷縷言
之要在委任而責成之耳然足兵必先足食今河西衛
所糧儲缺乏士有飢色馬多瘦損蓋陝西布政司近年
坐派邊糧止是徵價折銀而腹裏州縣人民亦皆困敝

災傷有蠲免之例。荒白有輕折之條。內郡所入不足。外
供危急無措。則連章累牘。仰給朝廷。皇上不惜內
帑之財。相繼發給。然皆不過就所在地方買入。所在倉
廩而已。柰何關山阻絕。舟楫不通。一境之外。別無來路。
佈種不廣。雖有官銀。無處糴買。時價騰踴。日異而月不
同。官司無以爲計。往往散銀糴買。繫憑衛所將軍人軍
餘揭冊開報。至于匹夫窶人。亦皆分俵銀兩。市買還官。
責限杖併如追正糧。衆口嗷嗷。怨聲載道。臣在固原。每
據貧軍狀訴。身等俱係有差占之人。本等屯糧尚且無
力辦納。又逼要替官買糧。所給之價又多不敷。稍得過

者未免折騰賠納貧難者甘受杖責不能完官臣屢行
禁革不許再行派擾軍心稍安訪得此弊至今猶不能
無也夫處積邊儲不過召商糴買二者而已派軍糴買
既有前害差官收糴其弊亦多况有糧之家一聞官買
多避不敢出反致稽誤惟召商爲捷便之法商人射利
雖小必趨欲積邊儲雖費何吝在商人得一分之利則
官府有一分之益今之居官者多昧於此避商人之嫌
貽貧軍之害月糧折銀止得半價而青黃不接之際雖
有價錢無處收買迫軍逃竄職此之由宜令都御史劉
天和將開去鹽引召商務納本色糧料無令折銀雖多

無益其民糧京運銀兩除量留以備收成時月折放外亦要召商糴買稍優其價直則買者自多稍輕其斗頭則納者不誤此在劉天和及巡撫都御史通融處置臣固不能盡言而亦不忍不言也夫腹裏民糧旣病於轉輸難復本色之舊欲以本地之所出供本地之所需非廣興屯種其將能哉臣觀戶部本內本鎮拋荒屯地欲令差去官會同撫按等官作急查照節題事例設法清查均搭派撥該鎮官軍督令用心耕種務期五六年後荒蕪地土盡數開墾使邊儲充實兵強食足此誠探本之論而經理區畫存乎其人其故不可以不講也何則

存伍正軍。身有差操。隨伍軍餘。例撥屯種。但有軍無餘者。實多。雖有軍餘而無力。聽其荒蕪而不能佈種者。亦不少矣。故附郭屯地。每歸于該管官司勢要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賠糧而不知屯地之所在者。夫人之情。孰不趨利。孰肯舍可耕之地而甘賠無田之糧哉。亦自顧其力有所不能耳。其貧難壯丁。雖有良田無牛可耕。無種可佈。未免將田租佃。若畝段寫遠。田瘠利薄。無人租佃。未免將身傭雇。一年雇錢。至猶不充一歲之草糧。管屯官員。或將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三兩朋合。謂之擡糧屯。事之敝至此。邊人之困。可勝言哉。故欲廣興屯。

種必先補助屯丁。按屯種事例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今各衛沿邊墩臺堡寨星散羅列征操之外每月守墩守堡伏塘等項差占數多見在軍伍已非原額守城有數撥屯無人宜令布按二司清軍官清理各衛軍戶應繼軍伍俱令選解精壯軍人真正軍妻并添帶軍餘一名戶大族衆者二名俱隨伍住坐正軍差操餘丁屯種使其來卽可以爲侶而至卽可以爲家。有親屬相依之勢有生與相安之心庶幾久長利便不至隨到隨逃矣。又恐戶多消乏清解無人亦可少倣古人募民以實塞下之意出榜召募附近隴右關西一帶人民令其納糧以

資口食而不當差。以足屯額之數。人情動必計利。其納糧有餘者。聽其自贍。利可資身。人必向募。屯額之外。或有能儘其能耕之力。盡開可耕之田者。俱聽其便。仍待成熟三年之後。乃徵其應納之糧。而不令其當別項差役。如此則屯戶以充屯種。可廣而倉有餘積矣。及查得比先年間屯種修舉之時。牛犁種子皆爲官物。凡屯軍年老出伍。或選伍收操。改撥屯田。例皆將牛犁二具。種子伍石。隨田交替。各該衛所歲造牛具。子粒文冊。今盡廢矣。宜依倣古人已行之法。酌量今日可行之宜。令劉天和就于發去戶部官銀內動支一萬兩。收買牛隻。置

備犁鐮除屯丁家道可過屯種素具者令其自備其餘
審係貧難之人及清解戶丁召募人戶每丁給與牛牝
牡各一頭犁鐮各一張種糧五石足撥屯田督率屯種
每年所得子粒先扣應辦屯種之糧以備官軍放支次
扣原借種糧以候春作給散其餘多寡悉聽自贍夫種
之餘者既本丁自贍而納諸官者又各軍自支似亦近
於擇可勞而勞之之義屯丁既充屯種既廣不但屯糧
可完而耕者有餘別無搬運之路亦自便于糴買不至
多費官錢且蓄積有備而又填實有人數年之後耕者
雜野無事以田有事以守食足令行士氣自振而邊城

之勢自壯矣至于屯地之埋沒者委官清查務見明白
或聽人首告免其問罪官豪之占種者諭令吐退而不
追其既往或又慮聲息爲梗臣謂春種秋穫各不過半
月二十日而已宜令各該守臣先期曉諭約會併舉摘
撥官軍架梁哨守但要斥堠嚴明哨有賊寇入境烽火
一舉隨處城堡皆可歛避無信怯懦將官專以堅壁清
野借口賊未至而閉門高壘爲自全之計則將焉用彼
爲哉况賊人之入寇也有時賊馬之踐踏也有限佈種
若廣隴畝連雲禾稼蔽野賊亦安能盡踏之乎衛所管
屯官員必須委任得人無墮諸貪婪之手無委諸庸劣

之夫買過給領牛隻計其毛齒均其牝牡仍爲之約束
嚴令愛惜牛力時其牧放調其水草歲一查報巡守管
屯二司官員仍要嚴切約束稽考三年以上屯糧無欠
者指揮千百戶各量爲犒賞五年以上無欠及積有贏
餘者卽係勤能官員舉保擢用則人心自奮績効自彰
今日修舉屯政大要不過如此該部建白之意亦必如
是而後可以無負若徒以清查催納爲名而無經營料
理之方徒事虛文於邊備何益哉前項屯種事宜臣嘗
見先任肅州兵備副使戴書曾有論列頗爲詳悉未見
舉行臣言多采用之不知者或病其迂緩難行殊不知

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事勢至此而
又因陋就簡苟度歲時平日輸納理勢旣難有警饋運
道路必梗當是之時取給於官而官倉無儲和買於市
而市無可買雖有數百萬兩之銀亦束手待斃而已巧
智之士雖多亦安能善其後哉臣私憂過計不覺忉忉
至此仰惟 皇上宵旰之懷每軫三邊之顧乞賜 省
覽

酉

此北地代
筆也不可
多不可文
先生口占

疏

劾宦官疏

韓文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羣小
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
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
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于
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歎而泣不
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
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睹近歲以來朝政日非
號令欠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

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
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
優裸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久交易狎暱嫖
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惠
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
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
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
雖畢諸嗣未建萬一游燕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壑
粉菹醢何益於事乎。管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
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

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
長夜之遊恣亡厭之欲以累 聖德乎竊觀前古闡宦
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
馬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
非細伏望 陛下奮剛斷割私恩上告 兩宮下諭百
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
洩神人之憤早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 皇上
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
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東湖記

吳寬

予家東湖
成弘間偕
和甚多非
獨文定

東湖本陳湖也在長洲邑東南周可六七十里其涯多
良田居民資之予凡再游焉而再樂皆以訪陳氏故而
有汝器王汝昆仲爲之主也當成化己丑歲予與王汝
同試禮部歸及秋過其家午飲畢汝器亟命舟泛湖入
夜始還則月色如晝水波若空尊俎之間歌聲相發有
杜子美濠陂之樂後十年爲戊戌之秋予復過其家則
王汝初登進士第居京師汝器見客至益喜顧患末疾
使僮奴舁行庭中相從以爲樂而引滿劇飲如前日歡
仍命舟泛湖則憊而不能從矣予由姚城過蓆墟登磧

沙入瑞雲觀。弔古訪俗。悉著于詩。有蘇子瞻西湖之樂。及暮還。而汝器笑迎于門。更具酒飲客。且曰。吾生長于是。于是而農。于是而漁。久矣。中間雖一出長鄉賦。輒謝去。今旣老矣。有子若孫矣。世俗事無預矣。而吾益得與林僧野叟。棹扁舟。舉杯酒。出沒於渚雲沙月之間。浩然而歌。悠然而醉。其樂不可以語人者。吾將終身焉。湖在吾家之東。因以東湖自號。其亦可記乎。予曰。唯唯。旣來京師。數以書抵其弟。促予記。所謂東湖者。蓋予於東湖再樂。特再遊耳。使其屢遊之。亦恐厭也。然憶汝器疇昔之言。如是。必有真可樂者。予獨未足以窺其趣也。異時

與玉汝南還汝器之疾當瘳相與益窮其樂酒酣興發
尚爲執筆賦之

記

周孝子廟記

吳寬

竊取此意
像王孝子
于杜繆侯
之右而禮
事之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于常熟在宋乾道
間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其平生
好義見罹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旣沒一日降于其家
以已爲神告其母且曰容願爲國効力以保護鄉閭後
果如其言終歲民無蓄患邑人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
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淮人渡江酬之

偶見廟貌始知爲神事傳邑中凡病者禱訖汲井投紫蘇煎飲卽瘥旣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錡等因具其事又以除蝗驅虎救水旱捍寇盜顯蹟數條上于官朝廷特賜廟額曰靈惠實淳祐十二年二月也歷元至國朝

秩于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爲蘇屬邑蘇人亦冀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與而近自景泰甲戌歲吳中大雪民飢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法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爭走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顧其廟旣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傍有王

英者自其父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其事則與里正陳忠周玘輩言于縣于府既如所請且下帖文俾英專守勿懈於是募財于衆一時施予者踵接而蘇衛千戶陳俊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化七年某月興功又明年廟成廟故西向始易以南爽塏端整有堂有室有垣有門覆井有亭焚楮有爐以至象設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于神者相率言其事可記英遂礱石丐予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祀唐狄梁公按行江南悉斥去之所不去者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廟而已君子蓋深與之然祭法謂法施於民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爲人雖非若古人之法施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風則媿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能禦大菑捍大患也。然使里之疾疹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而事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旣遠吳俗益甚其尤可歎者家自爲廟祝非其鬼人小有疾則指以爲祟。往往殺羊豕以大饗之。其歌謳歡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宴而卜筮巫祝之徒假以獲利者皆是。曾謂孝子肯饗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風也。有合於祀典也。於廟之成不能已於記。

奏疏

憫念窮民亟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師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聖德不已近者不意一時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命臣等撰寫敕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府并松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潦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逃亡

明魏相

逼迫又恐激成他變。又况經過地方淮揚等府徐邳等
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產
盡被渰沒。百里之內寂無一爨之煙。流徙死亡難以數
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母子相視
痛哭投水而死者相繼。各該地方官員奏要賑濟該部
爲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
處。自今至於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饑民豈能俯首
枵腹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爲盜。傳聞鳳陽所轄地
方泗州洪澤饑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
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得勦

平將來事勢尚有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懼所有前項敕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言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工部覆題着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於有悞矣

乞正谷大用侵田疏

臣等今早文華殿進講之後伏蒙特賜宣召得親御座商畧大政仰瞻天顏和粹潤澤俯聽玉音從

容委曲真大聖之資帝王之度臣等何幸得備任使而
遭此休明之運荷此希闊之恩退至內閣更相慶忭
以爲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竊惟聖明所論御馬監草
場地土錢糧仍聽本監管理原差踏勘太監李璽等免
其提問俱已仰遵聖意票擬施行惟谷太用竊弄威
權蠱惑先帝假勘地之名混占產業莊田至一萬有
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兩利歸私室怨及
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須從公究問然後國法可
彰聖諭以爲地土乃祖宗之舊制然額外有所侵
占以剝害小民致其嗟怨則非祖宗設立之初意也

肅清左右
和臣才奇

聖諭以爲踏勘奉先帝之成命。然歷年有所侵欺。以厭飽奸貪私於一己。則先帝亦不得而知也。自陛下卽位以來。查勘嚴於詔旨。官已屢遣。歲已三更。今草場之界額。旣明。大用之惡狀益著。若不明正其罪。何以警戒將來。況今水旱相仍。人民十分饑困。迨其所侵賊銀之半。足以少備賑濟之需。與其積於一家以利蠹國之盜臣。孰若散於窮民以溥朝廷之恩澤。伏望俯納臣等之言以正清朝之法。將谷大用提問追贓。則可以平人心之怨憤。可以彰天討之至公。天下幸甚。臣等幸甚。臣無任忠懇激切之至。

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疏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啓請於 昭明慈壽皇太后乞 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宮侍衛牌子等項人員皆豫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侍 陛下任使其曾經

真狂孤寄
命之

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卽蒙 懿旨施行暨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

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慎始脩德十二事。寫成牌匾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禳禱。必須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脩設齋醮。恩寵賞賚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於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妄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

無所不至一則饑死臺城一則纍繫金虜廟社丘墟生
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
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
且未暇詳論如此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
祠張雄建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
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一皆
身被誅竄家抵敗亡畧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
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
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脩設齋

醮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宸聰下詎愚俗以爲

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
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咒以消弭之乎
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
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
有損不待辯矣況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
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脩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
矣何不移之以周窮困蓋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旣繫
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旣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播
之天下傳之萬世其爲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
聖化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培養

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今
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於廷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
聳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望聖明亟

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誘引

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夤緣阿附者
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

同惡相濟表裏售姦僧道一體治罪又命光祿寺備

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過米麪菜果等數又命內庫

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襯施銀兩等物各開數進呈究

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於凡無益齋醮一

切停免惟日以敬 天法 祖脩德保身爲先務則
聖治益隆 聖壽自延而 聖德愈光所以綿 國祚
於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

張于萬平而無顯者註亦亦氣吳矣
聖節益劉聖壽自致而聖壽愈吳似以歸建國
世朝吳節日以遊天太師師制師制其出然限

勅

景皇后尊謚勅

王 荃

昔景皇帝踐阼汪氏實正位中宮。既乃自懷謙冲讓軒
龍於有子。英廟復辟。景皇退就王封。而汪氏復爲
郕王妃。居之外府。憲祖之十一年。景皇康濟之
功。上尊號曰恭仁康定景皇帝。而妃號歟未及。改汪
居外府三十餘年。含貞體順壽考。令終茲以陪塋景陵。
夫禮取其稱也。康定既正大號。而園陵配享未復。禕翟
之號。於禮殊爲未稱。且憲祖追崇之志。蓋將有待。朕
不敢廢爾禮部。其會羣臣仍上。皇后尊謚。蓋塋以妃。

祭以后。實酌禮之宜。而處其中者也。爾其如勅奉行故
勅

奏疏

謝

存問獻講學親政疏

王 鑒

在講學親

奏為謝

恩事伏蒙

聖恩特降

敕諭遣行人柯維

政二事奈

何初為具

文宜先生

之捲捲

熊存問并示優眷者

臣久伏草莽忽聞

詔使臨門有

若自天而降光生巖壑歡溢里閭莊誦

璽書誨諭諄

悉憫臣以直道難容嘉臣以勞勛自效臣之寸衷特荷

九重之知雖殞百身何能為萬一之報乎隨欲赴

闕陳謝而衰病侵尋恐顛越於道路乃敢具疏以聞

臣本樗材遭際

聖朝亦嘗承乏

內閣預聞

國論

適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

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於野十有三年無復當時之

望矣恭遇

陛下龍飛九五庶政一新海隅蒼生欣欣

相告復覩太平之治而草莽之臣又不意獲沾優老之

典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篇志欲效野人食芹之

獻而無由今幸

天恩下逮何敢復自疑外而以出位

爲嫌哉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起上

下之交而近世之交其道有二一曰講學二曰親政

陛下踐祚以來時

御經筵

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憂

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廣廈細旃之上時

召文學侍從從容講論凡古帝王爲政之大經大法日

陳於前萬幾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
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爲學遜志務時敏
道積於厥躬者此也 陛下昧爽視朝 聖政勤矣臣
愚猶過憂堂陛下太懸絕而不親所望 視朝之暇時
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詢生民
苦疾政事得失使得日陳於前總攬 乾綱不治微細
接見忠賢不隔疎遠則自朝至暮無非脩政之時周宣
王所以早朝宴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 聖
心日明親政則 聖政日脩君臣上下日周旋於一堂
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

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輒效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陛下少留一夜之觀如其可采采而行之則臣雖填溝壑無復恨矣其講學親政二篇附奏以聞臣不勝感恩激切屏營之至

講學篇○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子自正朝輦

御文華殿公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莫不欣欣焉傳之以爲希闊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二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風

其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于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及。成王訪落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示我顯德行。學有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

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閤畧如是暴之之日
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
也且不獨商高宗周成王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
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
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
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王宮中暇
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
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
宋濂劉基章溢輩日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
告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流羣臣拱視今御製

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直入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博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文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遊戲。

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下一體所以爲泰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

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

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口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

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閤。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

方將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觀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二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

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目

齋

傳錄

夏原吉傳錄

王鑒

洪武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太宗入轉戶部左侍郎。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某齎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目爲之赤。盛暑或持蓋。至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決壅滯。脩隄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爲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

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
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貴專錢以沮貿易。禁包攬侵欺
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
餉者。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罪怠事者。
公登車。卽諭官吏軍民各虔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
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八年。親征北虜。命輔導。皇
孫畱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
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
每旦入朝。獨近宸前。叅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
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

東宮京師肅然七月 駕回北京公見便殿曰卿輔
皇孫居守事安民安叅決機務咸當朕心公曰 陛
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翊日 上諭羣
臣曰夏某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年三殿災公
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芻糧採辦金銀課程
優恤流移以回 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都
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之時科道亦
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
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
前對辯都御史陳 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汗馬之功
難言之矣
應許為酌
量應陞應
賞乃得其
手

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啐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
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
大議臣等之罪也上悅兩宥之交趾平上問公陞
賞孰便公對以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乃
陞首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之公曰
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
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屈膝
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
拜獼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

日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漢庶人逆謀。既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于彼。他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十九年議。親征北虜。羣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爭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眚。屢作內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公整邊儲於口。北賓懼自縊。遂併籍歸家。命錦衣官立取公。回至則方起。版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竢畢。此不然。恐有侵。死吾安知。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征虜。

疏矣

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畧之意。命繫于內官監。皇太孫屢請赦之。上命中使覘之。因問。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頗解。猶繫之。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訃至。仁宗時爲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已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上命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駕回命賜御厨饌。咨以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賑饑寬。

負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採金寶香料各處闢
辦金銀課程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御座前或
隨至便殿而決機務凡內外諸司所進章奏命擬旨多
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
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
不下移也交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
公曰兵疲矣譬如癱伏于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
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內○虛○
復○生○他○患○不○若○因○其○請○降○許○其○復○國○自○新○二○楊○議○亦○同
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

觀此二記
簡要有體
真良史也

五湖記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宜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楊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

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雪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滬湖東連嘉興。韭溪水。此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并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汾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

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臯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七十二峯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邐迤至宜興。入太宜。融爲諸山。湖之西北爲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爲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爲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卽之茂陵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碁列。馬跡之北。津里扶椒爲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井渡渚。鼇山橫山陰山。葉與長沙山爲大。長沙之西。衢山漫山爲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

南三山厥山澤山爲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沉若浮隱見出沒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岬小岬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鳧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爲三峯稍南大隴小隴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爲小椒爲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菰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東鳥北鳥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卽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橫山之東曰千山縉山曰

噓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
爲粥山吳王飼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者曰杵
山曰大竹小竹與衡山近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長浮
癩頭浮殿前浮與龜山相對而差小者爲龜山有二女
娟娟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巖薛玉柱稍却金庭其南
爲垓山爲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驤首若逝者石蛇
有若老人立石公石蛇石公石最奇與龜山龜山南北
相對曰鼉山旁曰小鼉若螺者青浮二鼉之間若隱若
見曰驚籃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未岐者曰箭浮若屋歌
者曰王舍浮芋浮又南爲白浮澤厥之間有若笠浮水

面者曰蕩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猫鼠有若碑
碣橫者曰石牌是爲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
也。

疏

扶植國本疏

林俊

不惜官不
畏死何事
不可做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近
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埜
熊入禁鑒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
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
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
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
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艸根食取已竭飢荒
填路惡氣熏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

等官肉食彼土旣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聖裁
顧乃茫然無知忽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
事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
變中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
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
生真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賁則
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刼掠道里難
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
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
分賁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

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爲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
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
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
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明聖聽納之主奠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
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爲陛下陳之臣
聞修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
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
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亡賴
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

當年以爲
大故

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誣蒙聖
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誕說謂
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
寧以此啗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
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
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
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
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况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

督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
鶴鶴寔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
尚若此伏望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
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
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
趙高奢參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
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名不足所在風擾
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
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被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
畏天下議已欲陛下專擅訪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

歸已。今梁芳欲文已奸。而以過歸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之。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惠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于陛下也。今

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
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于。陛。下。者。所。惜。者。
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
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
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惟。陛。下。留。神。聽。覽
熟。計。而。必。行。之。幸。甚。

慶幸計戮宦賊疏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 陛下特正典
刑以大洩天地 祖宗臣民之憤爲我 明萬萬年至
計臣驚喜慶幸 祖宗在天之靈 陛下嗣大歷服之

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之說戕賊大臣
挫殺言官凌巖同類摧剝羅織天下之人臣謂此奸臣
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是甚也比聞遣榮王之國修
行宮致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
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
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
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爲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
主人之孤立況陛下爲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
孤立邪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
輔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

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侯皇
太子誕生而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孝宗時
陛下爲皇太子已長尚未遣榮王之國今皇太子
未生賊瑾豈容逕遣榮王之國邪其陰謀逆計謂必
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
事邪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
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太祖夜
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
夫物貴者誨盜况天位至貴者邪人間腹心惟夫婦最
爲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邪陛下所恃腹心

在天之靈
所痛

僅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
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
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邪臣驚憂。勃鬱終夜。不
得睡。起草一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
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賫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
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謄淨。臣自分必死
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厘宸憂。擬俟
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
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
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國家大幸。然徐思

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辦也。管叔
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
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
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
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
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早有發其奸。致板蕩土崩
若是之危迫邪。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
請討瑾之後。曾請陛下如高宗仁宗。擇宗室一二位
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陛下撤行回內宮。倚
三宮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如其未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
武之臣無一人言之得無過邪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
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
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邪不知前是之腹心
專託瑾而致亂顧瑾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
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
引竊就 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
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窺竊
富貴有何紕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
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

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
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
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
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它或失舉正
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爲失刑。夫爲戶部莫如韓
文許進爲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讐
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
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用弭乎。累
朝大臣不忍加臯。累朝厚恩獨忍忘邪。身任舊臣。其
心新主。狡狠回遘。贊逆賊以亂人國。睨神器孰不

可忍邪春秋誅奸諛于既往生未宜失賊也誰爲
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
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
息憂矣伏望陛下法古而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
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孝宗舊人修復孝宗舊
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漏網者則聖德日光聖政
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
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藁隨本上進非欲銜事
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間老病疎
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

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學賊臣逆子尚知憚而
易意矣。

書

與吳長史書

文林

林竊惟足下之人之才不同而所遇亦不能同以大有
爲之才而適遇小事則將俯焉而善其所小固未嘗畧
其小以爲不足爲鄒陽枚乘相吳而能善其身汲黯以
諸侯相而卧治淮陽又若賈誼之於長沙董仲舒之於
江都於膠西雖皆未得宰制天下而天下後世未嘗少
其爲人古今稱董賈有王佐才豈以其職之末而汨沒
其相業耶所存所發何如耳先生德修而學贍言中而
行檢銓選非常出以相王紆黃曳紫恩及上世朝廷

待先生不爲不重矣其所以望匡益于王也不爲不深矣其欲表儀僚屬衛安黔黎也不爲不切矣非鄒枚草莽之臣之比也賈誼汲黯之左遷于遐方也又遇殿下仁明寬厚言聽計從又非董仲舒之兩相皆驕主也是先生以有爲之才居可爲之時豈無是心哉但先生居清重之任不屑于煩瑣故惟輔導爲急而民事非所關朝廷亦未嘗以民事付畀之也故民之結舌不敢言者先生不當與知也非不知也不當問也非不問也不必問也丙吉不治殺人之死而牛喘是問所職者重也林顧不能崇重先生而惓惓以是望之者念今日之

論相正在
民事

以自訟
之

事非先生不能達也雖然先生所居者相職也林之所
言民事也先生謂民事非相職中事乎林不告先生不
必問告之必不忍置矣當時牧民者不以告是遠先生
之賢畏先生之威重誣其民而自棄其德業也居牧民
之職尚有所畏規避以罔其上害及其民而況先生者
之未嘗付畀乎民事也林迴視當時牧民者之不告坐
視其民之死心竊羞之而忍復自蹈之邪今林盡言於
先生矣先生以林之言爲不是黜而不聽林將乞骸骨
于朝廷避賢者路以林之言是而陳諸殿下之前
以爲不是黜而不聽必將達諸朝而又以爲不是黜

而不聽先生所以自處必又高于林一等矣古人有言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此之謂也昔漢景帝時田叔爲魯王相初到聞民自言訟王取其財物者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一十怒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田叔償之叔云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叔必不與償於是王乃盡償之史記筆之後世傳之以爲美談今殿下愛民修德寔無魯主取財物之事而使民哀而無告者苦而不知耳先生知而不告非殿下之不明也告之則必聽者也况又不必發王府庫以償

真

之也亦不必損歲之常租也但禁侵漁之人使彼此得
所願耳林生居野藪不識時宜謬居邑長惶赧無措敢
發狂妄譬猶嬰兒羞恥未生一遇疾痛即咆哮大賓席
前而不知容貌之醜也伏冀矜憫愚誠不罪直慙念斯
民之顛連恤國家之根本勿謂此爲小事不足爲少
舒諫諍之容善解倒懸之急使博平一縣大小男婦世
世刻骨鏤心念先生之德澤于不朽使仲舒數子不能
專美于前斯文幸甚

上會議諸公書

林以菲材荷蒙拔擢尸位校人感愧交併無他自效茲

者伏遇 聖天子龍飛九五從諫如流林勉陳十事云
云真迂疎僻隨不合時宜之論誤蒙恩宥復賜會議林
惶恐不勝因復思之前日進呈之時頗涉未信而諫之
嫌辭不別白不足以動大人君子之聽謹擇率舊章一
條試爲明公備言之林云 太祖太宗臨朝聽政之儀
制器仗併 皇明祖訓等書冀必詢之而後明也今已
委明公輩會議林敢不竟其說按 太祖太宗故事凡
臨朝聽政不御正殿止御 奉天門不設高座止設椅
案內閣大臣侍立左右六科次之五府六府又次之百
官又次之通政司執所受奏狀若干一一進呈輪流朗

絲綸簿一
八不可復
出正爲此

誦事之易而小者面付府部施行大而難者面與大臣
議未決退入內閣或召重臣反覆思論夜或就寢閣內
其判鼓狀若召原問官而審而鞠之君臣之間可否相
濟一虞廷都兪吁咈氣象非漢唐宋可比所以近倖之
徒不得蒙蔽而天子之權不下移小民疾苦亦可以
輸達而天下享太平之福近年舊章日廢大權盡出司
禮監咫尺之間天地懸絕釀成深痼之疾牢不可解如
此使立朝大臣如明公輩雖欲輔聖德修朝政而振
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難矣如林所陳明公雖力賜主
張條分縷析以冀其必行豈易得哉或以爲事體重大

卒難興復林以爲天下萬事莫不有大根本有人機會
今日之事惟此一條最大根本最大機會根本不立機
會又失則人才決不可收拾政事決不可施行姦邪讒
佞欺負之徒決不可擯斥司禮監之權決不可復如
祖訓而堯舜之治決不能卒致也況太祖太宗之儀
制條訓豈有不足法者棄此根本機會而乃如世所論
者曰其官未稱職其政不可行抑末矣他日蒙蔽之恩
又可勝言也哉細而思之其勢亦甚易蓋非更新創始
驚世駭俗之事不過興復舊章耳況皇上厲精圖治
之急亦欲親見太臣而無由者失此機會而不力圖之

林恐明公輩立于朝廷之上者不將有所負耶況明公乃朝廷所敬畏倚任者也天下拭目仰戴者也與疎遠微賤之臣又不同矣伏惟明公上爲社稷下爲生靈不以林人微言輕而曲成之再三必欲感動使因敗以爲功化危而爲安則林所謂理性情以下數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天下幸甚

上兵部論操備馬書

林以鄙猥過蒙不棄感激有年矣今者承委芒刺盈體初考踰期益增驚愧然公事固不敢避有言亦不敢默切惟印給操備馬匹自來本寺故事兵民豈至妨害向

失而今復之寔由明公輩協心經濟善始善終之妙益
可見朝廷舊制之良也當革復之際必極處置之宜
庶可銷弭小人口頰不然鮮克有終矣且此舉有貴有
賤有民有物使之各得其所斯不負名公秉軸之心今
馬二千有餘出自七十州縣其地豐歉遠近肥磽不同
官員賢否勤惰不同馬之南北高下臃瘠所產所市又
不同力爲同之勢自不能況選之之法不過去其老疾
而於駑駘矮瘦者豈能盡去哉又豈能盡其地之所市
所產者而併弃之哉若不姑從其所市所產而欲太加
黜換民力竭矣設盡弃至美至陋而槩取其中者以銷

人言則是世俗愚弄之術儒者固如是哉夫物之不齊
物之情也因其不齊而使之各得其所殆亦齊美此林
所以惛惛不忍不言也林之愚見欲乞執事先與主師
議令各營把總立辯其官其軍賢否力量各列爲三等
著之簿書林於馬匹亦已分別矣因其人而高下之馬
亦註下簿書然後按籍唱名印袞禁毋臨期喧譟如此
于官軍且有勸懲之名而于民物兼無弃捐之苦矣林
不智不識以爲何如林昔客于京館人領馬從太僕歸
者高可駮駮勢將凌空過者側目旣而其家食不給調
秣失節數日之間鬣尾禿而色黯首垂而氣沮人有熟

視而涕泣之者。林恠之。答曰。某棗強人王。某某與某四
戶。傾產共若干。緡購若馬于臨邑。計謀日夜而得之。芻
粟。日夜而飼之。辛苦日夜而獻之于官。惟恐不堪。而今
至是耶。是以淚弗能止。馬踰月死。林嘆曰。竭四家之產
以資一馬。冀得少助有功。不恤也。而乃置之死。何其憊
也。冤自誰與。今之馬。亦有鬻產而得辛苦日夜以飼解
者。其勢欲追風掣電者。或百中之一。一旦置于不良。寧
有不涕泣者乎。林愚。竊敢併以告。伏願明公婉而導之。
以康濟民物。則亦老安少懷。物各付物之心也。執事先
有此心者。也。林狂妄。以獻是不智之甚者也。其不動執

事之笑而抑之者鮮矣隱惡而揚善又豈非執事之本
心哉執事必自裁度處中矣林何敢強聒臨書戰兢
匍俟命

記

銷夏灣記

蔡羽

山、以、水、襲、爲、奇、水、以、山、襲、尤、奇、也、再、襲、之、以、水、又、襲、之、以、山、中、涵、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奇、銷、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嘗、從、避、暑、因、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不、爲、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峰、莫、大、於、包、山、山、之、峰、莫、大、於、縹、緲、峰、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畸、峰、之、南、水、道、三、十、里、爲、茗、溪、其、弗、能、與、茗、溪、參、者、諸、巒、抱、其、外、也、茗、之、舟、北、行、三、十、里、以、求、縹、緲、峰、其、弗、能、與、縹、緲、

直者亦諸巒爲之拒也。四面峰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西爲龍頭山，其次爲小洞庭，爲石蛇，爲舍，爲蕪，爲鼠鬬之石，不得而名焉。東則大小明月灣，爲石公，爲澤，爲蕨，爲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背爲梭山，厥土墳壚，厥產林檎、鴨脚、櫻桃、柚、柿、梨、棗。龍頭之背爲圻村，厥土白礫，厥產玉石、盧橘。中消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爲衆安之洲。帆落洲，上則四面環合，爲屏，爲翰，聳妍效譎，以與縹緲相拱。峰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宇，蒙蔽林霽，鐘鳴鼓應，然後知仙釋之廬。魚行鳥過，形影

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地既異而處甚僻。信乎遊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撰壺觴秣車馬者。日不暇給。豈獨爲吾灣哉。人將焦焦乎劍負以趨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鬼神之能不得而與。非冥契其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余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林屋洞記

丁丑五月十一日。通府蓋屋焦公。備肴豐之。警事寧。且聞林屋洞之勝。期與三四士往觀。而羽與時林霖未

劉根飛是
身生綠光
予至其地
望太湖如
片鏡日暮
霞欲下

歛客各求道取疾有頃咸會于洞門天亦霽有小亭與
門峙從解冠履釋方袍爲山行裝南行繞西門出于陽
谷之上跌于石壁壁高盡見太湖之境從者曰前有曲
巖復下壁攀木行里許次于巖畔自亭逮丙逮陽谷逮
曲巖皆五步一石十步一潭巉巉焉獸蹲淵淵焉龍伏
泉灑灑行樹根攬朽翳去豐草然後得一伸足靈祐道
士曰此毛公壇水也壇距洞且十里而南流出于洞門
大者成川小者爲潭爲澗用是茲山之樹青葱堅翠少
花而多根焦公有山水之趣與客嵌名巖中還至亭下
從者已在洞半坂矣靈祐道士習于乘槎槎以先驅洞

口微隘。稍前得夏屋。穹然黑。颯然豎毛髮。左右請火。公
命列炬壁間。下燭瀝滴。上照銀屋。石鍾倒懸。無慮數十。
夾屋爲石床。丹竈。道士曰。此所謂金庭玉柱者也。然距
石樓神鉦尚遠。道士內鳴鉦。外奏樂。客各據床。屑石鍾。
仰舐乳穴。暑月如盛寒。如是者凡幾室。室不同。乃縱左
右。各爲向道。或之丙門。或之暘谷。屏處忽若斷絕。而無
不穿漏。惟之隔。凡者許久。方有人聲。還報。火屢滅。不能
進。羽怪茲山大不踰他峯。而中包空洞。莫知攸際。靈威
丈人有言。有無不可知。求之隔凡以外。亦已異矣。果幽
明之境殊。豈造化者設是巧。不得而窺耶。出洞門。日已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五十二
瞑煮石乳飲訖各謝去

遊石蛇山記

龜鼉龍蛇之山大抵皆花石之村。嵌者空竅。潏者廉利。然皆不干山之腹。特出於波濤。龜鼉龍頭皆負林麓。走飲于湖。惟蛇山爲不然。當太湖之西北。背龍頭而迎風。濤截乎大洋。故境愈險而愈奇。世少得而觀焉。正德己巳清明日。與客放舟龍頭。西踰小洞庭。還見聚落十餘家。爲烏砂井。厥名萬狀。恍恍焉。洞洞焉。緣於巔峴。不敢搖動。然去蛇山尚十里。客請乘東南風之便。乃從烏砂解舟。薄石蛇之東。遙見大石。剗剗下。告可。月。其。

蹤顧其勢尚陡。水尚急。舟不能停。緣壁里許。則山之陽也。岸始舒。水始緩。若有里墟而無人烟。鳥嬰獸窟。以竄其間者。大抵皆採石之人。厥崖惟廬。厥坎惟炊。厥寢惟磯。以漬以飲。惟石之宜。始舟人與岸人見。獲通語言。而沙詰渾未可卒進。投竿測之。視岸人指。指止行焉。始獲登其丘。山空地虛。舉足有聲。躡其巔。梯斷石滑。不獲前。復舉帆去。則山之西麓。壁愈高。石愈奇。若芙蓉。開花魚龍脫甲。上者屏列。下者橋臥。隱隱波底者。不可窮狀。所見既異。而境復迂僻。由是鎖舟壁下。環臥涯澣。客皆引滿載歌。晨徂而暮返。夫蛇山卷石耳。其勝顧出龜鼉龍。

頭之上。余與山相去甚邇。而平生不聞其勝。一日跨波
濤。觸煙霧。獲觀其奇。則古之不言石蛇而言龜鼃者。有
以也。噫。物愈奇。則遇愈難。余志蛇山之奇。俾好奇者覽
焉。

明文奇賞卷之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書

答顧東橋書

王守仁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
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
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
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
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
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

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韓與
前舜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
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
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
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
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
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
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
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

新折只消
二句故
作如許轉

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
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
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
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
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
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
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
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
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
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

器亦不可
忽

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
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
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
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皐契未必能之
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
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
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
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
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
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

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
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
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
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
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
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
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
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
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
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

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嗶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

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

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

其不能
則具官恥
高官更恥

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
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
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
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
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
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
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
器用集謀併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
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
教視契之善教卽已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

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旣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

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效。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于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旣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

可配招海
賈文

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于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
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
場謹○謔○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
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
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
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
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踈○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
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

君儒只是
增伯者之
潘籬公所
痛心

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
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
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
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
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
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
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
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
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
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

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危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

萬古一日則其間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
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
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答聶文豹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
三同志更處靜地板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
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
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殊甚浣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
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聖賢之域又托
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

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
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
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
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
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謗謗屑屑者
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
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
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
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
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

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

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
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
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
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
計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
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
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
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况
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
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

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
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
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
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
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
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
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
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
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
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

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蘄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

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于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靳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已任顧其心亦

大人去病
則處學
道

此病未易
瘳也

明文音賞 卷之十四 十一
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
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
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
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
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
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
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
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
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
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

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
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
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
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
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憇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
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岐執筆又不覺累紙蓋
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與王純甫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
尚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

富貴而不
貧賤貧賤
而不造次
頭沛皆未
經事人

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
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
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
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爲
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
力錘煅之不至旣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
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
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于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
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
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

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所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

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
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
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
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
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
齒牙間哉

答以乘憲副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
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
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

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卽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過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謫。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爲餐。暮不糴。則無以爲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

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謫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爲浣慰。人還附知少致切。劓之誠當。不以爲迂也。

答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

見大意

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死生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

丁語小心

逐臣能爲
國家出力
爭氣是凶
事之益也

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
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瘡痍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
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論雖有
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
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魑魍
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
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
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

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
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
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
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
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
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
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
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
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看來紫炭
雞鵝亦不
同受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門問
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
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
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
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
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
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
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
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
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

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叅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于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閭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于

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
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
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
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
對。幸亮察。

三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
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甌刀
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
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

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濟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

獠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
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
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
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
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
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
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
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
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
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

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
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
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
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
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
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其非爲人作說客
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何子元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
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
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
雨雪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
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
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
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諭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
足見爲學精察深用歎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辯此古者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

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
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
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
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
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
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
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
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
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
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

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謬。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始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畧。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况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

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寄楊邃庵 其二

前日嘗奉啟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
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
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
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
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
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
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
在明公亦旣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

任然難任
禍難之難
矣

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
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
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
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
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
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
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
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
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
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

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

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
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
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
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
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
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
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
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
芹曝伏惟鑒其忱惓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旣而思之
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
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
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卽欲焚棄八策以爲自此以後誓
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歎
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于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
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
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間濶之
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

乎名遁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
乎名非遁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
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
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畧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
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
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
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箒耳
亦何保嗇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
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
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

奏編等
狀

盡情推敲

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
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
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
邪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
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
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
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謫謫屑
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冒言於朝過門不
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
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末

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
入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
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
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答方叔賢

其二

昨見邸報知西樵元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
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歎服但與名其間却
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
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
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

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

分勞攘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
殺數千無罪之人以冀求一已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
恕

寄翟石門閣老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
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旣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
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
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
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

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
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
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枕莫旣下懷伏祈鑒
亮

良

因非野家禁火大酒薄宰此中亦非其類不與外相契
是異於和酒醫亦論亦少想其理若早識道以家鄉
人代所賦亦不若此也

雜著

論元年春王正月

王守仁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于人情乎哉而

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于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

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前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

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

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
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
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
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
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
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
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
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巳未冬
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
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

筆有不必要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

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
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
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
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曾三桓之屬是矣
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
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
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
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
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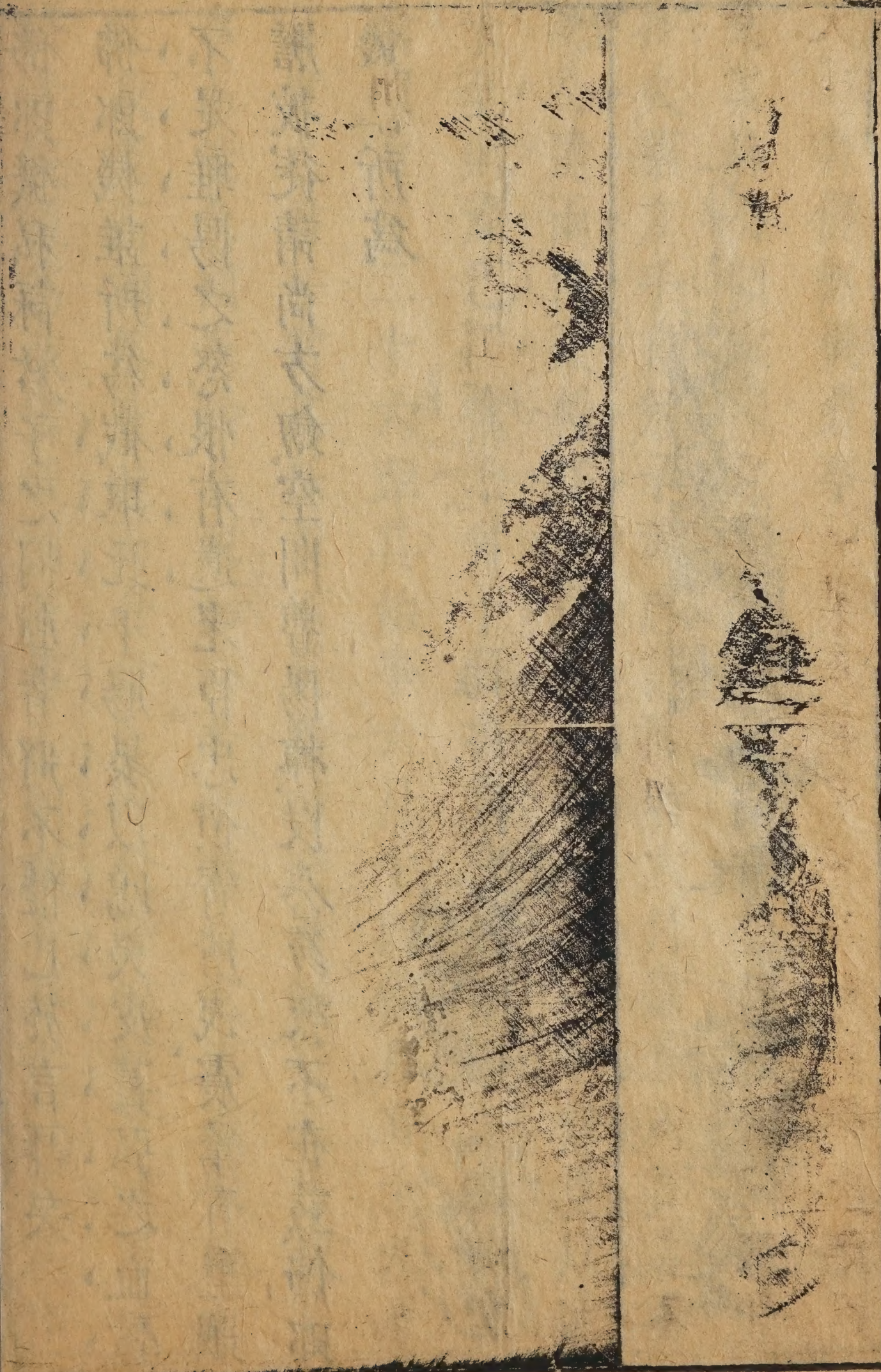
今并其波
濤而無之
者言史是
也

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況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書佛郎機遺事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子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

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萇弘之血
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
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
機誰所爲



序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王守仁

以潮邑之
盛衰歸之
公長吏亦
是

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士風物
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險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
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
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爲
首舉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
之土地嗇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
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
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貶潮州

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亦畧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
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
要爲有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
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
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
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
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
有、不、堪、之、歎、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
而、重、歛、繁、役、之、剝、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
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

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掬梳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旣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貢缺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

之在兵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
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
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

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
又可論公僚友李載陽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
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爲贈者爲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
以此言

祭文

祭吳東湖文

王守仁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千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栢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敷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于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先生所取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闢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

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倦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來格斯

奏疏

陳言邊務疏

王守仁

文成不總
督邊關似
猶未盡其
用

此念一除
何所可克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
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
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邪臣愚
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
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
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

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于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垂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

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
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
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
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
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
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
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
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
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

見有一人萬一虜寇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

此論最見
今日不識
還方爲何
物安望克

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
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
深諳熟察于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
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
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
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
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于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
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
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
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

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

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
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同不可以言因
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其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
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
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
大雨時行觔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
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
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
旅旣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
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

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
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
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官
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
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
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
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
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
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
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

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

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
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彼亦何憚而致
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
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
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黃緣。皆以
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
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
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
也。其冒以不庶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
之威固已因此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

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
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
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
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
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
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
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
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
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

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
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
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
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
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
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
棄牛馬而僞遁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
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
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辯當其挑
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

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于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
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
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
爲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
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
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
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
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
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
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

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
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于崩山漂
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
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
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旣足我威旣
盛我怒旣深我師旣逸我守旣堅我氣旣銳則是周悉
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旣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
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
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
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

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
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
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
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
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
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
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 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
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
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 國惓惓之至

明文
諫迎佛疏

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群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

納臣始聞不信旣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群臣之諫雖亦出於忠

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
順擴充遡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
力沮宜乎

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

是乃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
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
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
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
宗社之福哉臣請爲

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
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時御經筵
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
有所開發

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
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
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

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
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
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
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
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
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

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
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 綸音發幣
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
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言及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

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
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

明文彙編 卷之十四 四十五
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
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
談以誑

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
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
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叅贊化育猶行陸者必
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
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
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

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

佛不可深
言闢佛亦
自不消只
合淡淡

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
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
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
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
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于。上。下。草。木。鳥。
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
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
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

又攷作一
清

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
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
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
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
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
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旣。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
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
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則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

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爲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

惟

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

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

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

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

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

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

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祖稅小

今日皆知
急共不知
急民此倒
行而逆也

人惟利是趨洵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
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
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
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
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
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
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
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大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群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沟沟如駕漏船於

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
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
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
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
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
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
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
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
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
極矣。而又加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

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闕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詒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獨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皆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

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樵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斲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剋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

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剗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

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旣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土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

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謬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卽勦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上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

囚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

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卽已仰遵

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上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

奏疏
付如一句
者文成有
之

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
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
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
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
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
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獷牙
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
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獷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
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
之人。以時守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

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
視苑囿之人也。議旣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
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
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
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
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
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
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
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至。故臣得以信其愚忠。

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 旨

邊方缺官薦賢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 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旣寧定矣但凋弊之

錄此爲邊
方用人之
法今汾邊
吏士果足

不前亦一
奇也

餘必須得人以時綏輯况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
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
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
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
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 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
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
官適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叅
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叅政
龍誥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
之間卽須半年叅議鄒輓僉事申惠皆齎捧表箋進京

其餘雖有一二新任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
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
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田等處輿疾往來調度再無一
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
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
爲循良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
耐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
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
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
氣充忠信果斷閑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

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朝惠
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
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地方之事
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尚未到任該
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
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
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床席軀命且
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
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
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

有司徇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
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
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勅吏部改用林寬
於別地俯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
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
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
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
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
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
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

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
是。三。者。而。後。可。卽。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
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
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
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
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
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
果。自。不。群。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
相。繼。狼。狽。扶。携。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
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柰。何。則。畧。其。

其猶足計
之仰
考察
才窮
仕途
少哉

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
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
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
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
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
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
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
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
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弭
彰者孰得而終掩之

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觀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

不拘無不可者。

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

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
瀆冒恐懼之至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
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
議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
惡深重禍延先臣方輒然瘡痍僅未殞絕聞命悸懷魂
魄散亂已而伏枕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貪天
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恥者臣于前奏已具

陳之矣然而聖旨優恩獨加于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于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闕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于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已日遠而意已日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剖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

所感于昔情有所激于中也。切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觸目皆有賊兵。隨在皆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可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將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厲。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

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夫天下之人犯死難以赴義則上之人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爵獨崇而此同事之人者乃或賞或否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蒙不忠之號而

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而捐身赴義以來此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追于衆口之非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不免于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毆牛耕我之田旣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

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
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
從我者，皆可以爲忠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耶？況所謂
若貪與鄙者，或出于讒疾之口，而未必皆真邪？若居常
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于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
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無已甚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
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也。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
軍旅之大權也。鄙猥之行，平時不齒于士列，而使貪使
詐，軍士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
已。何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

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
賞之況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于平
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
當小小利害未必至于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
況矢石之下劒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
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
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施之今人
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
得以金而贖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未然不可見
者賞已行而其人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

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姦警惡。徒以阻忠節之意。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于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也。非其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罪可乎。夫人臣于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皆自以爲功。而邀賞于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于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獨賞其功於臣而

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于世也且
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已斥諸權奸之所
誣構挫辱而已也羣憎衆疾惟自搜羅以爲罪曾未見
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今而陛下龍飛赫然日
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雷于是陰氣始散而
魍魎潛消而覆盆之下尚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
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
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
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
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愚命一爲主上明言其

利害猝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
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矜功伐善之嫌乎臣始遇
變於豐城也蓋舉其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
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之哉徒以事關
宗社是以不計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
節是臣之初心也至于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
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
賞絢耀之義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也
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
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啗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

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是爲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臣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于封爵者故不敢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獨厚果以臣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于前奏亦已畧舉且諸部亦有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廛瀆臣在哀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云云

